

“海斯奇”号最后九天

〔英〕C. S. 福雷斯特 著

“俾斯麦”号最后九天

〔英〕C. S. 福雷斯特 著

汪子强 译 何京柱 校

新 时 代 出 版 社

内 容 简 介

追歼“俾斯麦”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一次著名海战。本书则是描写这一海战的真实故事。

一九四一年五月，德国新建的大型战列舰“俾斯麦”号横闯大西洋，给英国海军很大威胁。英国人利用“俾斯麦”号海上游弋之际，纠集庞大兵力，四处搜捕。发现该舰后，蜂拥而上，四面合击，经过一场鏖战，“俾斯麦”号终因寡不敌众，被英国海、空兵力击沉于海底，包括舰队司令在内全舰二千余名官兵葬身鱼腹。

The Last Nine Days of the Bismarck

C. S. Forester

1959, Boston·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Toronto

*

“俾斯麦”号最后九天

〔英〕C. S. 福雷斯特 著

汪子强 译 何京柱 校

新时代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国防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375印张 插页3 72千字

1983年2月第1版 1983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4,000册

统一书号：50241·1

定价：0.40元

本书所叙述的，是一个发挥精湛的专业技能、孤注一掷、拼死搏击的故事，也是一个在海洋这张蓝色的赌桌上以人们的生命为赌注进行的一场争夺世界霸权的故事。这里，描述了海军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追击战；描述了一系列动人心魄的战斗。战斗中，胜利者和失败者都同样赢得了很大的荣誉。神奇的好运气，抵消了那些无法预料的厄运。追击战持续了六天，这是冷酷无情、穷追猛打的六天，是波涛汹涌、云幕低垂的六天。六天里，在这出悲剧发生的地方，甚至从未闪耀过一丝阳光，只有怒吼的狂风、溅着飞沫的巨浪和刺骨的严寒始终伴随着这出悲剧中的角色。

上述一切，是在世界史上出现一系列重大事件的背景下发生的。当时，英国处境十分孤立，几乎被邪恶而强大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敌人包围着。它缺少朋友，形单影只，然而毫不畏惧，始终警惕地保卫着自己；尽管当时世界上的各种报纸，正以大字标题连篇累牍地报道昨天发生的种种灾难，预测着明天可能到来的不幸。

“英国的最后盟国被征服，希腊遭蹂躏。”这是报纸的一则大字标题；“克里特遭到猛烈的进攻。”这是报纸的另一则标题，诸如此类的大字标题一时间铺天盖地而来：“捷克斯洛伐克沦亡”，“英国在北非全线败退”，“隆美尔在挺进”，“希特勒下一步将入侵西班牙吗？”，“德国潜艇在大西洋取得巨

大成功”，“‘桑贺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正在布雷斯特伺机而动”，“闪击战再次动摇了英国”，……。日报上刊载的一幅幅连载地图，不断地显示出标志着被纳粹征服的黑色污渍是怎样越过一国边界，又扩展到另一国边界的。

在此时刻，当大不列颠的资源已近枯竭，求生的意志正经受最大考验的时候，德国准备对它的生命线实施再一次打击。德国战列舰“俾斯麦”号^①在波罗的海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训练之后，正在格丁尼亚港作出海准备。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现代化、最有威力的战列舰，它给盟国带来严重的威胁。今天，它正在加装补给品，力图使它的所有补给品舱和弹药舱达到饱和状态。它往冷藏库里装鲜肉，往食品库里装面粉和蔬菜，往油舱里加燃油，往水柜里加淡水。当然，最要紧的是往弹药舱里装炮弹。一辆喘着粗气的蒸汽机车挂着一长列敞篷车箱停在舷侧，车上装满了巨大的十五英寸炮弹。舰上的起重机正摇摇晃晃地把一枚枚重达七百五十公斤、威力巨大的炮弹吊向空中，然后再徐徐降下，穿过一层层甲板，装进水线下深处的弹药舱。

这时，一支新的小分队沿着码头开了过来，前来加强“俾斯麦”号的舰员队伍。这是一支年青的军官分队。他们确实非常年青，几乎还是些孩子。他们是刚刚获得晋升的军官学校的学生，对自己的新身份和新军装感到骄傲。队伍显得活泼、轻快而自豪，在军乐队的前导下，向“俾斯麦”号的舷梯开去。不久，军乐队停在舷梯旁继续吹奏，而这队年青人

① “俾斯麦”号，是当时法西斯德国建造的战列舰。排水量约45,000吨。装有8门381毫米主炮，12门150毫米火炮，16门105毫米双管高射炮，另有轻型高射炮28门。编制人数：2,000余人。——译者

以军队特有的精确而整齐的步伐，沿着舷梯登上军舰。队伍来到舰尾甲板时，带队的军官向在舰上检阅他们的长官敬礼，报告他们这支队伍的来到。码头边上的装卸工作结束时，传来一道命令，要队伍面向舰桥。

码头上监督军火装卸的军官喊道：“最后一枚！”

甲板上一位军官挥动一个手指应声答道：“最后一枚。”起重机摇摇晃晃地把最后一枚闪着寒光的十五英寸炮弹，送进了弹药舱。原来在码头上忙碌着的一群群勤务人员、工人逐渐散去；军乐队一边吹打着，一边朝船厂的大门走去，乐声渐渐消失，只剩下水兵们仍旧列队站着。这时，外表活泼、威严而好动的海军上将卢金斯^①离开舱室，走到舰桥上的扩音器跟前。

“诸位！……”他开始了讲演。年青的军官们聚精会神地听着，而且听入了迷。他的讲话声通过扩音系统传遍全舰。他对这些年青的军官们到舰上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向他们解释说，他们是由最高当局特意选派来参加这次航行的。因此，返航后他们将能够以目击者的身分广为传播德国海军所取得的胜利。他们现在已经登上了最新式、最强大的战列舰，将会获得最富有冒险的经历。英国海军没有任何一艘军舰敢于和它匹敌，也没有任何一艘大型军舰能够从它的炮口下幸免。经过波罗的海四个月的严格训练，已使“俾斯麦”号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强大、最有战斗力的军舰了。英国的护航运输队不是遍布大西洋吗？在“欧根亲王”号辅助下所进行的这次光荣的航行中，“俾斯麦”号能毫不费力地收拾那些护

① 是当时法西斯德国海军舰队司令。——译者

航运输队及其警戒舰艇。作为英国骄傲的“伊丽莎白女王”号和“玛丽王后”号，在没有任何兵力掩护下一次又一次地肆无忌惮地横渡大西洋。它们依仗着什么呢？依仗着速度。现在，“俾斯麦”号比它们更快。你们想想看，一旦“玛丽王后”号带着船上的一万名士兵一起葬身鱼腹的消息传开之后，世界舆论会有什么样的反映呢？这样的打击来它一次两次之后，英国佬就不敢向海上派出一艘商船。只要“俾斯麦”号继续留在大西洋上，英国的海上贸易就将中断。被闪击战打得焦头烂额的英国人就将困死饿死而动摇瓦解。卢金斯海军上将接着说，他已经命令战列巡洋舰“桑贺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在整个大西洋上巡航。它们已经击沉了二十五万吨英国商船，二十五万吨哪！……现在，它们得把指标定到两百万吨。这样，英国将永远不能从这样的打击中恢复过来……。

有一个最后收工的工人还在码头边上慢吞吞地做着收尾工作，半个身子隐没在一堆军需品中。讲演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到他的耳朵里。他听到了关于大西洋、“玛丽王后”号那样一些话语。演说刚完，他就信步走出码头，显出漫不经心的样子，按规定向警察出示了证件。这时，水兵们的队伍开始解散，接着解缆起航。“俾斯麦”号轻轻摇荡着自己的巨大身躯，掉转船头，徐徐驶向大海。军人以及船厂的工人们聚集在大门口，在军乐队的演奏声中，目送它出海远征。

在瑞典一个小港，一座长码头伸向大海，一个老百姓装束的人正在那儿悠闲地垂钓。附近不远的地方，瑞典士兵和海岸警卫人员荷枪实弹往返巡逻着，一双双机警的眼睛时刻注视着大海。他们在忠实地保卫自己的祖国，不使其中立地位

受到破坏。垂钓人坐在那儿纹丝不动，津津有味地咀嚼着他的晚餐，更换饵料，偶尔钓起一条鱼来。太阳渐渐西沉，北欧的白昼临近结束。他猛地抬头南望，在落日余辉的映衬下看到海上出现了一些模糊不清的黑色轮廓。他迅速抓起挂在脖子上的双筒望远镜，举着瞭望。看了一会，他放下望远镜休息一下眼睛，又继续观察。没错！他看到一大一小两个形状几乎完全相同的黑色轮廓，识别出它们正是“俾斯麦”号和“欧根亲王”号。与它们同行的还有十一艘商船。于是，他赶紧收起钓鱼竿，拎起渔具，匆忙地沿着码头向岸边跑去，通过瑞典人的岗哨，走进主要大街，经过邮局，消失在人流之中。

几分钟后，一位上了年纪的英国人快步走进邮局。在电报纸上写了一段短短的报文交给了服务台。里面一位女郎看了看收报地址是切普沙爱特的一家伦敦商号。报文只是“矿井用的支柱和板条价格上涨，至少涨了百分之十一”寥寥数字。于是，她便向派驻在这里的瑞典警察递了个眼色，警察走了过来，开始盘问。

“这是一家什么商号？”警察问。

“这是一家有名的木材进口商。”

“报文上写些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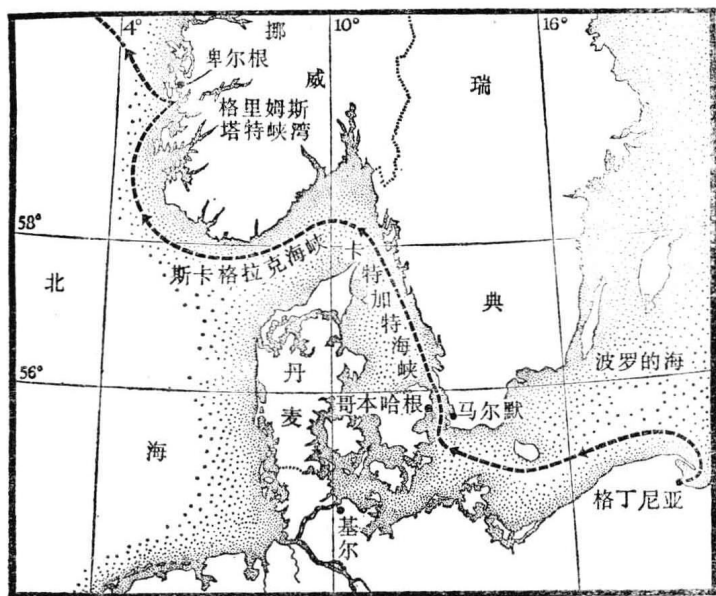
那位英国人为了使他放心，就把报文递了过去。警察看后同意拍发，并点点头表示歉意地说：“先生，请您谅解，这是为了使我国的中立地位不受侵犯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伦敦的一家电报局里，哒哒作响的电键抄下了一份电报。

一位女收报员正准备把它当作一般的电报处理。而一位监督却注意到了收报地址。

“等一等”，她说道。接着在文件夹里的一张表格上迅速地查找了起来。

片刻之后，一位摩托车手飞快地驱车穿过遭受到空袭的伦敦街道，把这封电报送往英国海军部。电报当即层层上送，最后交到一位海军少将的手中。此刻，时针正指在上午8时，日历牌上的日期是1941年5月21日。电文是：“矿井用的支柱和板条价格上涨”。海军少将验明了发报地点是马尔默之后，敏捷地打开密码本，看着旁边墙上的波罗的海海图，对他的同事说：“好，‘俾斯麦’号出动了，现在正在卡特加



“‘俾斯麦’号出动了，……向北行驶。”

特海峡向北行驶。”他用手指着海图说：“就在这儿。”

“它已经在波罗的海训练了四个月”，他的同事说：“现在我们才听到它出来活动的消息。”

“‘欧根亲王’号和它在一起”。海军少将继续查着密码本说：“还有十一艘商船。”

“这确实事关重大。”

“我得马上把这份情报呈上去。”

海军少将在作战室里找到了海军上将。上将听了报告后，一面用铅笔在海图上慢慢地从一点指向另一点，一面开始发表议论：“‘俾斯麦’号出动了，……这可是发生在一个相当糟糕的时刻。不过我想，也许不能这么说。因为敌人永远不会自找麻烦地来和我们商量：什么时候出动对我们最方便。你知道，他们对克里特的进攻已经开始了吧？坎宁安^①正在东地中海全力以赴；萨默维尔^②在直布罗陀也忙得不亦乐乎。‘桑贺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还在布雷斯特，我们必须密切注意它们的一举一动。护航运输队在这儿——，这儿——，这儿——，遍布大西洋。‘威尔士亲王’号还没有完成训练，对它不能有所指望。因为不论从哪个角度上看，都不能把它称作一艘战斗舰艇。‘胜利’号的情形和它一样。‘俾斯麦’号出来干什么呢？和商船在一起，可能只是在护送它们去挪威。不过，我们必须对它的每个行动严加戒备。那儿是法罗群岛，那儿是冰岛。现在还看不出它会对这两处发动攻击。它也许想突入大西洋吧？那末，经过哪一条航线呢？经彭特兰湾吗？费尔岛吗？走法罗群岛的东面呢，还是西面？还是通过丹麦

① 1939年~1942年任英国地中海舰队司令。——译者

② 1940年~1942年任英国H部队（以直布罗陀为基地）司令。——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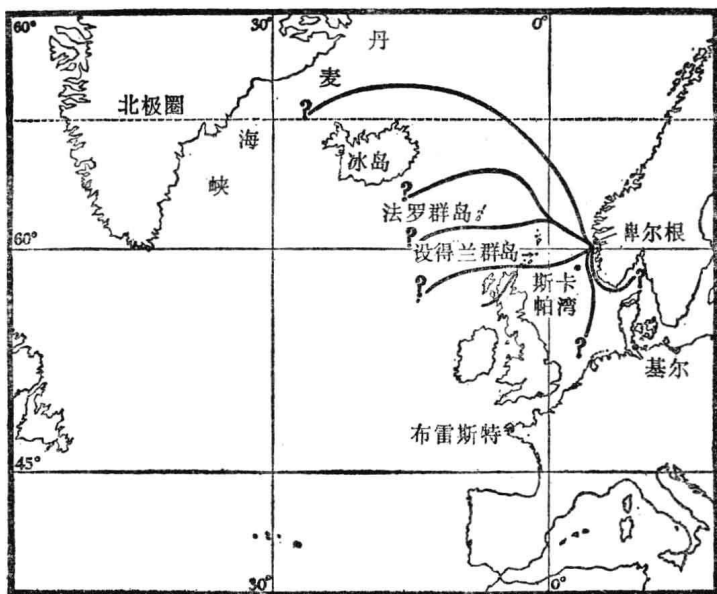
海峡？到底会走哪条航线呢？有上千英里宽的海域需要警戒，可是能执行这项任务的舰艇实在是寥寥无几……。”

“可是没有哪个比‘俾斯麦’号更为危险的了，阁下。”海军少将说。

“那当然。”

海军上将走在前面，径直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不管怎么样，先让海岸防御司令部干点活。要他们派飞机对挪威沿岸进行空中侦察和照相。那份电报里的情况毕竟是八小时以前的了。”他用两脚规在海图上画了一个圈。“‘俾斯麦’号可能在卑尔根以南的某个地方，要他们对卑尔根、奥斯陆峡湾以及由此往南的任何可疑目标进行侦察照相。”



“到底会走哪条航线呢？”

“阁下，我马上告诉海岸防御司令部。”

此时，正是9点钟。

“喷火”式侦察机轰鸣着起飞，前去执行侦察任务——搜索挪威整个的犬牙交错的海岸。一架侦察机的飞行员在卑尔根以南的格里姆斯塔特峡湾发现了目标。飞机在目标上空盘旋、辨认，然后拍下了照片。飞行员看了看手表——下午1点15分，然后驾机返航。这时，“俾斯麦”号也在雷达上发现了侦察机飞来，舰员们都就了炮位。年青的编外军官站在炮位上，渴望能够打上一仗。可是，他们刚辨认出飞机的型号——“喷火”式，飞机又溜走了。

侦察机一降落，飞行员就爬出座舱。对急于了解情况而前来迎接的人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在格里姆斯塔特峡湾有两艘巡洋舰！”人们接过飞机上的照相机火速离去。然后，打开照相机，取出胶卷，拿去冲洗、放大。钟表的指针在悄悄地走动。飞机于2时45分降落；3时15分，放大的照片就送到了专家们的手中。

“两艘巡洋舰?!”其中一位专家说道：“不，那是‘俾斯麦’号和‘欧根亲王’号。”

电话铃开始响了起来。

“‘俾斯麦’号在格里姆斯塔特峡湾!”

海军部的一位军官接到这一消息是3时45分。

“我们真走运，”他说：“我们看到它驶离瑞典，现在又在挪威发现了它。我们的轰炸机将在六点钟飞临它的上空。”

“真走运?”另一个人说：“看看这个吧。”

这是一份从奥克尼发来的天气报告，大意是：雨雾正在

临近，视距将迅速变坏。

“到六点钟，一切都将为雨雾所笼罩，飞行员们肯定找不到‘俾斯麦’号。你可再也不要说我们走运了。说走运是会不吉利的。”

事实将证明这一点。时针指向午夜，海军部陆续收到了关于天气变坏的报告。有人撕掉了一张日历，日期已是5月22日。

精疲力竭的皇家空军飞行员们着陆后，对向他们询问情况的军官说：

“真倒霉。”

“糟透了。”

“云层低200英尺。”

“什么东西都看不见。”

同天午夜。一位德国军官走进海军上将卢金斯的舱房。上将正在扶手椅里打盹，头枕在手上。

“长官，气象预报。”军官恭敬地说。

卢金斯立刻醒来。惺松的双眼扫视了一下气象预报之后说：“叫舰长来。”不一会，舰长来到。“喏，这是气象预报，起码有两天阴霾……，现在是时候了。我要求军舰在十分钟内离开此地。”

“是，长官。”舰长说道。

“俾斯麦”号处于二级备战，由高射炮担任值班。透过甲板上的浓重夜色，可以隐约看到炮位上被雾气笼罩的舰员们。甲板下面的住舱里，有一半人正在睡觉或打盹。这时，扩音器突然大声地发出要起锚人员和全体舰员就位的命令。人们

匆忙地跑出舱室，整个军舰立刻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那些年青的实习军官，心情十分激动。定向信号灯急速地向“欧根亲王”号发送了一份通知，口令在舰桥和前甲板之间来回传递，锚机开始转动，把湿漉漉的锚链一节又一节地起上来；主机开始启动，带动螺旋桨转了起来。这艘巨大的战舰开始缓缓地移动，渐渐地消失在浓雾之中。

就在这个时候，在实行灯火管制的伦敦街道上，一位摩托车手正驱车急速地择路而行。象以前一样，把一封信送往海军部，也象以前一样，随即送到了海军少将的手中。这是一封看起来很普通的信件。但是，少将却十分仔细地反复阅读，而且不时地查阅密码本。不一会儿，他匆匆地去见海军上将，报告他刚才收到的情报。

“阁下，收到了有关‘俾斯麦’号的重要情报。”

“噢？！”

“阁下，这是我们在格丁尼亚船厂的谍报员四天以前发出的报告。因为信件必须经瑞士和葡萄牙中转，所以刚收到。”

“我不知道你们在格丁尼亚船厂还有耳目啊。”

“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他。阁下，我们不大收到他的情报。您可以想象得到，他不能随便冒险。不过，他可是个好样的，他的情报一贯是准确的。”

“他的情报说了些什么？”

“阁下，他说‘俾斯麦’号试图突入大西洋。他说他的情报极其可靠，是从那位卢金斯海军上将本人那儿搞来的。”

“瞎说！”

“阁下，我倒并不认为是这样。”

“你说，你那位‘老兄’可靠吗？”

“他是我们最好的谍报员之一，阁下。从来没有让我们上过当。”

“可不要轻易相信。”

“我可以为他同您打赌，阁下。”

“也许。不过，你拿来打赌的是你在海军里的地位和名誉。我要指出的是，这件事不仅仅关系到你的职位和荣誉，而是关系到我们事业的成败，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安危。你说呢？”

海军少将稍微犹豫了一下，回答道：“我不改变自己的看法。阁下，我相信这位‘老兄’的情报。”

“很好。”海军上将随即拿起了电话：“喂！给我接本土舰队的旗舰，要参谋长讲话”。

在等候接转电话的时候，他的目光不停地扫视着当天早些时候他看过的那张海图。

“也许你的情报是确实的。不过很难对上千海里宽的海面进行警戒——而且一个早晨也没有办法变短。”

有一条电话线从海军部通向北方，越过五百英里陆路通到苏格兰的最北端。然后，从水下经过多风暴的彭特兰湾，迂回曲折地通往斯卡帕湾，接在一个水鼓上。舰队的旗舰系水鼓的时候，就把电话线拉上舰，接在装于水线下面舱室里的电话总机上。这时，值班水兵看到总机上的指示灯亮了起来，听到了岸台的呼叫声，于是把接线塞插好。

在接转电话的时候，海军上将的脑海里闪过了一些念头。

“我将不给他下命令，甚至也不对他提建议。本土舰队

司令同我一样，对自己的职责是很熟悉的，他对他的部下了如指掌，用不着我多说。我对他是放心的。现在，我只是向他提供这件特别重要的情报。我们之间虽有可供机密谈话用的直通保密电话，不过到现在还没有用过呢。”

电话铃响了，他拿起话筒。

“参谋长吗？这儿有一份谍报人员搞来的情报。在‘俾斯麦’号上的那位卢金斯老兄，出海以前曾经明确地对人说过他要去大西洋……，对！听起来像那么回事，不是吗？不过，海军少将发誓说这份情报是可靠的。所以，今天夜里我就把详细内容用书面给你送去。舰队司令官可以采取他认为可行的一切措施……，嗯，你们刚好有时间堵住丹麦海峡……，我完全同意……，很好。再见。”

他放下电话，转身对海军少将说：“出现了这样的坏天气，‘俾斯麦’号很可能利用这个有利时机马上行动的。如果它的航速超过 25 节。那么，托维^①必须马上出动。否则，‘俾斯麦’号就会驶出丹麦海峡。这样，狐狸就要钻到鸡群里去了。”

“阁下，如果它真的走那条航线的話。”

“是的，”海军上将的铅笔在海图上晃了晃，接着说，“当然，还有许多其他航线。对所有这些航线托维都必需部署警戒。他要堵住那些通道，并派‘胡德’号和‘威尔士亲王’号打前阵。”

“阁下，那不是个老太太和一个小男孩吗？”海军少将说。

“但愿老太太是个能打仗的悍妇，而小男孩应该在战斗里

① 1940年~1943年任英国本土舰队司令。——译者

成长。不管怎么说，眼下再也没有别的军舰可派了。阻止‘俾斯麦’号，就靠这一老一少了。”

“对付海盗就得用大棒。”海军少将说。

他们回到作战室，站在喧闹而忙碌的人们中间。电话铃声不绝，电报源源而来。一位作战军官来到海图跟前，用铅笔在图上的斯卡帕湾附近作了一些标示。海军上将看了之后说：“他们出发了。”

在夜雾完全笼罩的斯卡帕湾，信号灯开始闪烁，往返呼叫和回答着。“胡德”号军舰寂静的甲板上传来皮靴“咔咔”作响的走动声，黑暗里响起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话管里传来一个话音：“舰长，旗舰发来了信号——”

住舱的扩音器里，响起了帆缆军士的口笛尖叫声，接着传出：“呼叫左舷值班人员。缆位人员十分钟内到前甲板集合。呼叫值班人员，……。”大住舱里到处摆满了帆布吊床。人们从睡梦中惊醒，一个个从床上爬起来。

“喳呼些什么呀？”有人问道。

“天晓得！你去问舰队司令官好啦！”另外一个人说：“反正我得起锚去。”

“祝你平安！”又有一个人插话说。

和他搭腔的那个人正在忙碌地穿高统靴子、披油布雨衣。他周围到处堆放着杂乱无章的物件，充分显示出舰员住舱里是多么的拥挤不堪啊。

“你在打扮什么呀，诸倍？”有人问道：“该不是在挑选晚礼服吧？”

“噢，他想去阳光充足的里维埃拉旅游呢。”另一个